

Feng ZhiQuan Ji

冯至全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第八卷



论歌德

冯至学术论著自学集



冯至全集

第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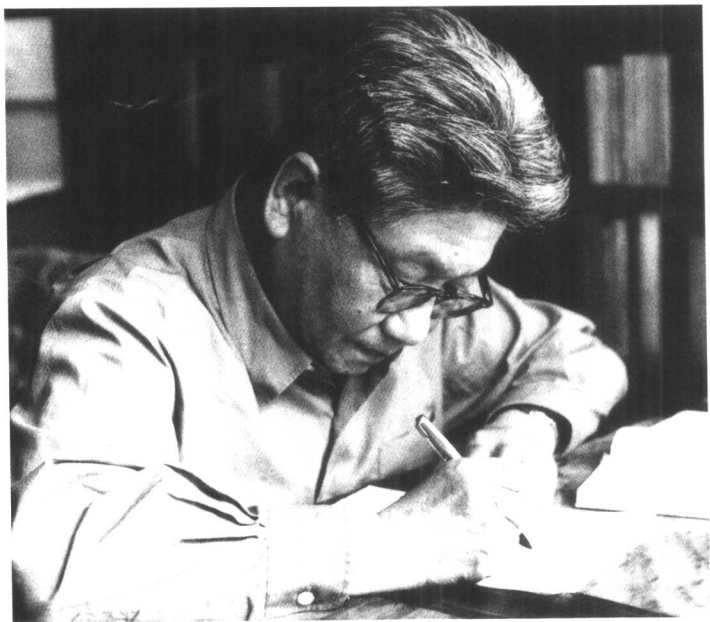
论歌德

冯至学术论著自学集

本卷编者 范大灿

河北教育出版社

FFP21P



冯至先生(1980年)



在瑞典隆德农舍博物馆(1979年)



冯至与姚可崑在香山



第一次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颁奖仪式上与获奖者合影(1990年)



与王蒙(右二)、叶廷滨(右一)、周涛(左二)在意大利(1987年)



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接见冯至（1987年）



与姜椿芳在永安南里家中（1986年）

说 明

本卷收入作者的学术论著《论歌德》、《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和未入集的学术论文。

本卷题注为编者所加,其他注释除标明者外,均为作者注。

目 录

论 歌 德

《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代序) … (3)

上卷

《浮士德》里的魔 …………… (25)

从《浮士德》里的“人造人”略论歌

德的自然哲学…………… (46)

歌德的《西东合集》…………… (60)

歌德的晚年

——读《爱欲三部曲》后记 …………… (72)

歌德与人的教育…………… (81)

附录 画家都勒…………… (87)

下卷

《浮士德》海伦娜悲剧分析	(95)
读歌德诗的几点体会	(122)
浅释歌德诗十三首	(135)
一首朴素的诗	(159)
歌德的格言诗	(166)
歌德与杜甫	(174)
更多的光	(190)
附录 歌德相册里的一个补白	(199)

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

自序	(211)
上卷	
日文版《诗人杜甫》序	(213)
新文学初期的继承与借鉴	(218)
要慎重使用西方的文学学术语	(223)
《花城袖珍诗丛》总序	(232)
欣慰与“困惑”	(234)
下卷	
歌德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237)
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	(242)
尼采对于将来的推测	(249)
《当代北欧短篇小说集》序	(254)
纪念《译文》创刊五十周年笔谈	(262)

集 外 论 文

- 谈 E. T. A. 霍夫曼 (267)
- 谈读尼采 (281)
- 《萨拉图斯特拉》的文体 (285)
- 关于罗曼·罗兰 (1866—1944) (290)
-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
翻译和介绍 (295)
- 论“洋为中用” (331)
- 拨乱反正，开展外国文学工作
——在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
上的发言 (355)
- 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开展外国文学工作
——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报告 (367)
- 歌德 (385)
- 杜甫 (405)
- 短促的生命 伟大的贡献
——纪念德国剧作家毕希纳逝世一百五十周年 (418)

论
歌
德

本书于198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除了代序《〈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外，共收入十五篇文章，分上下卷，上卷七篇是1941年到1947年间撰写的，下卷八篇是1978年到1984年间撰写的。上卷所收的七篇文章曾以《歌德论述》为题于1948年8月1日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属朱光潜主编的《正中文学丛书》。除上卷的《〈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文译本序言》已收入全集第十卷外，其他各篇均收入本卷。

本书所收的文章，有一部分曾分别收入《冯至选集》第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和《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

《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代序）*

最伟大的人物永远通过一个
弱点与他的世纪相联系。

——歌德《格言与感想》

这本书里的文章是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写的。所谓两个时期，前期是从1941年到1947年，后期是1978年以后的几年，前后两期相隔三十年。这三十年中，除了应邀作过以歌德为题的讲演与在学校里讲课写讲义论及歌德外，没有发表过关于歌德或他的作品的文字。这两个时期，一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在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又经过

* 本文还以《〈论歌德〉的回顾、说明与补充——〈论歌德〉代序》为题，收入《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十年浩劫以后，我的思想有了不少变化，对于歌德的认识也就有所不同。这里把我一些粗浅的认识略加清理写在下边，作为这本书的序言。

一 回顾和几点说明

从1939年7月起，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为了躲避敌人的空袭，我住在昆明东北郊金殿后被称为杨家山的一座茅屋里，周围二十里是茂盛的松林。也是为了避免敌机的骚扰，学校上课的时间都排在晚间和清晨。我常常傍晚进城，第二天早晨下课后背着背包上山。背包里总装有两种东西，一是在菜市买的蔬菜，一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书籍中最沉重的是德国科塔出版社为纪念1806年起始出版歌德著作一百周年由封·德·赫伦(E. von de Hellen)主编的《歌德全集》。全集共四十本，我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轮换借阅，比较认真读过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同时我自己有岛屿出版社出版的袖珍本《歌德书信日记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等，这几本书因为便于携带，在战乱中没有遗失，从上海一直带到昆明。它们对于了解歌德和歌德的作品很有帮助。

我读歌德，主要是由于个人的爱好，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少有资料可供参考，说不上是进行研究，但有时偶有心得，前前后后写出几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或在某某讲演会上宣读。1948年初，曾把这几篇文章辑成一书，附录《画家都勒》一文，题名《歌德论述》出版。书前有这样一篇短序：

这几篇关于歌德的文字，不是研究，只是叙述；没有创见，只求没有曲解和误解。它们都是由于某种机会而谈论歌德的一本书、几首诗，或是歌德创造的一个人物，因此也就不能把整个的歌德介绍给读者。作者最感缺陷的是：这里谈到歌德的晚年，而没有谈到他的青年；谈到《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而没有谈到《漫游时代》；谈到歌德东方的神游，而没有谈到他的意大利旅行；谈到他的自然哲学，而没有谈到他的文学和艺术的理论。但是这些篇处处都接触到重要的几点：蜕变论、反否定精神、向外而又向内的生活。

书后附《画家都勒》一篇，因为里边曾经把都勒和歌德相比较。

这篇序写于1948年1月18日。序文虽短，还是说明了我在40年代怎样论述了歌德。序里说，有些方面没有谈到，是一种缺陷，如今看来，我之所以没有谈到，有几个原因：一是有的著作我那时没有仔细读，如《意大利游记》；二是歌德青年时期的诗和小说，我青年时曾以极大的热情读过，后来进入中年，对往日的爱好不想再过问了；三是没有去钻研，如歌德的文艺理论。至于我谈到的，也正是这几个原因的反面：比较仔细读过的、感兴趣的、略有心得自认为对歌德有所理解的。我大胆地说，“这些篇都接触到重要的几点”，不容否认，这几点是重要的，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方面没有接触到。

先谈一谈我接触的那几点和我个人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内，社会充满矛盾。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团结才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处处制造分裂。爱国人士、抗日英雄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是贪污行贿、鱼肉人民、穷奢极欲的

败类更是肆意横行。我个人的思想也是矛盾重重。我从1930年冬到1935年夏在德国留学，学了些文学、哲学、艺术的肤浅知识，头脑里空洞的理想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眼看着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日益明显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再也不能容许给现实蒙上一层使光明化为朦胧、使黑暗变得冲淡的轻纱了。我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分析问题，多半是从学校里、社会上进步人士中间吸取新的营养，此外就是从古代的、现代的诗人和作家的著作里（如杜甫陆游的诗、鲁迅的杂文、歌德的《浮士德》等）得到不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社会变动很大，人们的反应也格外锐敏。战争失利的消息频频传来，本应增强大家的信心，克服困难，争取转败为胜，可是悲观的、虚无主义的论调应运而生，在一部分人中间散布着、蔓延着，给抗日战争唱反调。那时我读《浮士德》，把它看作是一部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斗争的历史。歌德把文艺复兴时期一部魔鬼战胜浮士德的传说颠倒过来，使奋斗终身的浮士德在百岁高龄虽不免于死亡，最后还是宣告了虚无主义者魔鬼的失败。我反复诵读浮士德的独白和浮士德与魔鬼的对话，受益很深。我曾经用《易经》里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概括浮士德的一生。同时我也认识到，代表“恶”与否定精神的魔鬼并不是一无是处，他随时都起着刺激“善”更为积极努力的作用。这个道理我后来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得到证明。

歌德通过对植物的观察，认为千种万类的植物都是从最早的一个“原型”即原始植物演化出来的，它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转变，而且不断提高。歌德把这种理论称为蜕变论，并把它运用在动物、矿物上边，甚至用以解说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他以极大的气魄写出浮士德的“蜕变”，就是一种尝试。浮

士德经历了从“小世界”到“大世界”的不同阶段，克服重重苦难，终于领悟到“智慧的最后的结论”。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主人公的成长也是经过了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最后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因而使德语文学史中有了“发展小说”这个名称。可是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要用前一阶段痛苦的死亡换取后一阶段愉快的新生。蛇脱去旧皮才能生长，传说中的凤鸟从自焚中获得新的生命，是歌德惯于使用的比喻。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我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需求，所以我每逢读到歌德反映蜕变论思想的作品，无论是名篇巨著或是短小的诗句，都颇有同感。

歌德在1797年写的《自述》一开始就说：“永远努力的、向内又向外不断活动着的、诗的修养冲动形成他生存的中心与基础。”歌德在他的一生中努力向外发展，担任行政工作，观察自然界的万象，与同时代的人有广泛的交往，但也经常感到有断念于外界事物、返回内心世界的需要。从外界他吸收营养，积累经验，随即在内心里把营养和经验化为己有。歌德常把生物的呼与吸看作是向外与向内的必然规律，在一呼一吸之间“生命是这样奇异地混合”。向外追求与返求诸己，这两种力量互相轮替，互相影响，日益提高和加深了歌德的思想感情。《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二篇第九章里有这样一段话：“思与行，行与思，这是一切智慧的总合。从来就被承认，从来就被练习，并不被每个人所领悟。二者必须像呼与吸那样在生活里永远继续着往复活动；正如问与答二者不能缺一。谁若把人的理智神秘地在每个初生者的耳边所说的话作成法则，即验行于思，验思于行，这人就不能迷惑，若是他迷惑了，他就会不久又找得